

如果学校只是教导学生必须学习的知识，那我们实在没有真正的教育可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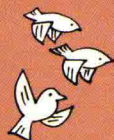
[美] 约翰·霍特 (John Holt) 著 张惠卿 译

教育的使命

——一位美国名师的课堂反思

HOW CHILDREN FAIL

John Holt



教育科学出版社

ESPH

Educational Science Publishing House

教育的使命

——一位美国名师的课堂反思

HOW CHILDREN FAIL

[美] 约翰·霍特 (John Holt) 著 张惠卿 译

教育科学出版社

· 北 京 ·

出版人 所广一
责任编辑 闫景
责任校对 贾静芳
责任印制 叶小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教育的使命：一位美国名师的课堂反思 / (美) 霍特著；张惠卿译.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6. 1
书名原文：HOW CHILDREN FAIL
ISBN 978-7-5191-0268-5

I. ①教… II. ①霍… ②张… III. ①课堂教学—教学研究—小学 IV. ①G622.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07408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15-0345号

教育的使命——一位美国名师的课堂反思

JIAOYU DE SHIMING—YIWEI MEIGUO MINGSHI DE KETANG FANSI

出版发行 教育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朝阳区安慧北里安园甲9号

邮编 100101

传真 010-64891796

市场部电话 010-64989571

编辑部电话 010-64989593

网址 <http://www.esph.com.cn>

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 保定市中华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168毫米×230毫米 16开

印张 14

字数 165千

版次 2016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3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作者生平

约翰·霍特（1923—1985），美国当代教育改革领导者和作家。出生于纽约，在新英格兰地区长大，在私立学校和常春藤盟校接受教育。30岁之后长期在私立学校任教，并于1968—1969年分别担任哈佛大学教育研究所及伯克利加州大学客座教授。1977年创办《成长免教》（*Growing without Schooling*）杂志，同时创办约翰·霍特书店和音乐商店。

霍特于1964年根据他的教学日记写出第一本书《教育的使命——一位美国名师的课堂反思》（*How Children Fail*），被《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书评人埃利奥特·弗里蒙特·史密斯（Eliot Fremont-Smith）赞为“可能是近年来最具洞察力、最动人心弦的教育书籍”。于1967年推出第二本著作《孩子是如何学习的》（*How Children Learn*）。这两本书发行量达数百万册，并陆续被译成14种语言。霍特的文笔清新易懂，设身处地为孩子着想，因此受到很多教师、家长和在家自学的学生的欢迎。此外霍特还著有《星期一我做什么》（*What Do I Do Monday?*）、《超越童年》（*Escape From Childhood*）、《自由与超越》（*Freedom and Beyond*）、《教育的不足》（*The Underachieving School*）、《永不嫌晚》（*Never Too Late*）等教育理论书籍。

霍特一生著述颇丰，教育思想丰富多彩，他不仅仅是一位教育改革家，对很多社会问题更是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生活杂志》（*Life Magazine*）称霍特为“理性的温和声音”。

修订版序

这本书出版以后，经常有人问我：“你什么时候写一本关于老师为何失败的书？”我的回答是：“这本书就是。”

如果这本书是关于一位失败的老师的，那这位老师也是不甘心失败的。我的工作是帮助孩子们学习，如果他们没有学到我教的东西，那我就应该尝试其他办法，直到教会他们。

我一直劝导老师和实习老师用这样的态度对待他们的工作。很多人这样回答我：“对于学校的问题，你为什么总是指责我们？你为什么总是让我们很内疚？”

但是我没有。我不会因为学生没有掌握我教的东西，或者我没有做到自己本该做到的事情而指责我自己。但是我觉得自己应该负责任。

“指责”和“内疚”是儿童用语。我们在谈论教育，最好别用这样的词。我们应该用另一个词——责任。学校和老师应该为教学结果负责任。

我自己是负责任的。如果我的学生没能学会我教的东西，我就要找到原因。《教育的使命——一位美国名师的课堂反思》部分记录了我反思的过程，当时的反思也不太成功。现在，20年过去了，我有了更多的体会。这就是本书再版的意义。

我想保留原版本不变，只是在有新想法的部分加入新内容。可能有人

认为我学习和思考的时间太长了，犯了很多愚蠢的错误，还错失了很多人明显的线索。但我不会自责。我尽力发现一些重要的真理，这没有捷径。在这本书里，你可以发现我的起点、我的探索和我的进步。

现在很多人都在讨论，要提高标准，要严格测试，以确保学生已经掌握了“应该掌握的”知识，才能升级。这会导致什么结果呢？只会导致我在本书里提到的欺骗——考前给学生们大量练习，使他们看起来已经学会了，其实根本没学会。并且还会有选择性地强化某些规则——更多贫穷的非白人儿童落后于白人儿童。最后，我们会再一次发现：留级的学生并没有比第一次有多少进步。怎么会有进步呢？如果某种教学方法第一次用是失败的，第二次用会突然有效吗？很多时候，留级的孩子会感到羞愧、生气、无聊、困惑，会表现得更差——甚至会在课堂上捣乱。

也就是说，这种消除社会进步障碍的壮举估计不会产生积极作用。

最近，在纽约，教育学作家协会举行了一次会议，哈佛教育学研究生院的罗纳德·埃德蒙教授讲到他应纽约市公立学校的邀请做了一些研究。他和他的同事们试图找到是什么因素造就了“好学校”。所谓“好学校”，是指在这些学校里，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在任何年级都能和来自中产或富有家庭的孩子一样，掌握应该掌握的内容，并顺利升级。

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东北部，研究人员只找到了 55 所达到这种标准的“好学校”。

他们研究了这些学校以发现他们的共同特点。在他们找到的 5 个共同点中，我觉得其中两点很关键：（1）如果学生没有掌握老师教的知识，学校不会责备他们，也不会归因于他们的家庭、背景、成长环境、态度、神经系统或别的因素。这些学校不会辩解。他们对好的、不好的结果全权负责。（2）正在使用的教法没有效果时，他们会立即停止。他们会放弃某种教法，而不会放弃学生。

如果我们能够说服更多的老师和管理人员这样思考问题，我们的教育很快就会改观。不过估计短期内改变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事情在向另一个方向发展，即结果越是糟糕，学校越是坚称不是他们的问题。

最后一点，本书中提到的对学生智力的损害早在 20 年前就已经存在。

初版序

大多数孩子在学校的表现都辜负了成人的期望。

对一般人而言，这种现象是必然的、绝对的。升入中学的孩子，有将近 40% 在中学毕业之前退学，升入大学的孩子退学率也占到 1/3。

而更多其他的孩子虽然名义上没有辍学，而实质上也失败了。他们之所以能完成学业，是因为我们放宽了对他们升级或毕业的条件，而漠视他们的学习成效。这类学生的数目比我们想象的更多。如果将升级或毕业的标准略微提高，我们必能发现无法通过考试而留级的学生数目将大为增加。

但是，更值得重视的问题是几乎所有的孩子都退步了。不论是好学生还是坏学生，他们的学习能力、理解能力以及创造力——这些能力与生俱来并且在他们两三岁时曾发展到极点——丝毫没有任何的进展。

为什么他们会退步呢？

这是恐惧、厌倦和迷惑导致的结果。

他们害怕退步，担心辜负成人的期望，也惧怕他们会生气。成人无止境的期望，让他们一仰头就觉得乌云笼罩、心情凄然。

学校里有太多琐碎和单调的事使他们厌倦。此外，学校以狭隘的分析衡量断定他们的智能，也是让他们觉得烦闷的原因之一。

而在学校里，他们所听到的嘀咕与唠叨，大多是毫无意义的，因此他们会感到相当困惑。对于听到的事，他们也经常发现前后矛盾，或与他们所了解的事实毫无关联，这也是他们困惑的原因。

这种集体性的退步是如何发生的？教室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哪些学生会有挫折感？他们脑子里到底在想些什么？为什么他们无法更加有效地发挥自己的潜能？

本书就是探索、解答这些问题过程中的部分记录。我以一连串的短笺作为本书的开端，这是我利用好几个晚上向我的朋友兼同事比尔·夫（Bill Hull）说明我为他代五年级学生课的情形，以及我对该班的观察心得。我将这些短笺寄给对此深感兴趣的老师和家长们，再广泛搜集几十篇短笺编纂成书。对于所有短笺的内容，我除了利用有限的时间重新安排和编辑之外，并没有任何的变动。本书共计四篇：孩子的策略、恐惧与失败、真实的学习、学校的失败。“孩子的策略”讨论学生为了应付和搪塞师长的要求而想出来的诡计；“恐惧与失败”讨论在孩子的心灵里恐惧与失败的交互作用及其对学习及孩子的策略的影响；“真实的学习”探讨“似乎知道”、“被迫知道”和“真正知道”之间的差异；“学校的失败”则分析学校如何不当地助长不良学习策略的滋生，增加学生的恐惧感，而造成无法融会贯通，或曲解学习的情况。

很显然，这四个主题的内容都不是完全独立的，而是有重叠的。这些主题所讨论的，不外乎是小孩的行为和思想的观察心得，只是观察的角度不同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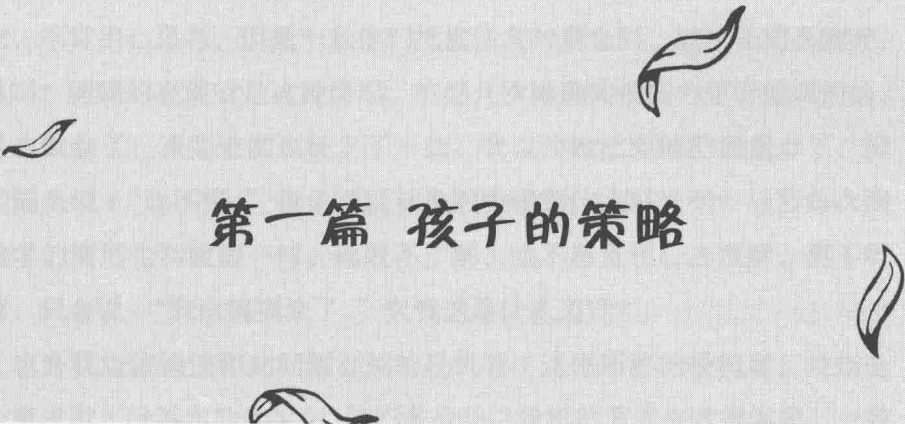
我必须特别声明的是，本书所探讨的对象既不是坏学校，也不是反应迟钝的小孩，相反地，本书所叙述的学校是颇负盛名的私立学校，这些学校的学生不但智力在平均水平以上，而且表现优异，他们目前正在准备升入好的中学和大学。我有很多朋友在观摩学校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当他

们知道我将出版的书会讨论目前学校教育对聪明的孩子所造成的不良影响时，便分享了一些我尚未参观过的学校的情况，他们说：“这些学校都差不多，甚至更差劲！”

目录

contents

修订版序	1
初版序	5
第一篇 孩子的策略	1
第二篇 恐惧与失败	37
第三篇 真实的学习	87
第四篇 学校的失败	157
结 语 教育的使命	189

The page features a light gray horizontal band across the middle. Within this band, there are four stylized, hand-drawn leaf-like shapes. One is on the left, one is on the right, one is at the top right, and one is at the bottom center. The title '第一篇 孩子的策略' is centered within this gray band.

第一篇 孩子的策略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三日

我对妮妮总是难以释怀。从她今天和我讨论分数的样子来看，我觉得她已经完全拒绝理解这门功课了。这种现象正常吗？小孩通常会拒绝理解事物，不肯用心思考，但是一旦他们把握住某种观念时，就不会轻易放弃，不是吗？妮妮的表现就是这种情形。有好几次她确实很努力想听懂我的话，而且也做到了，课业进度也赶上了一些。我以为她已经能把握重点了，但她却摇头说：“我不懂。”孩子可以从失败中得到什么好处呢？马莎每次演算数学的情形也和妮妮一样。她既不了解，也不愿意用心去理解，更不听讲解，只会说：“我全搞糊涂了。”究竟这是什么道理？

也许我应该谈谈和此问题有关的投机者（这里所称的投机者，是指全心全意求取正确答案的学生），他们多少会以投机的方式来求得答案。一般而言，投机取巧的学生，很容易尝到失败和绝望的痛苦，因为他们只一味地寻求答案，不知其所以然。但思考者（思考者则指用心思考的学生）却颇能运用心思。

谈到这里，很多学生会自怨自艾地说：“我真笨哟！”我感到很惊讶！我原以为这种不平衡的心态要到青春期才会出现。很显然，我的估计错了。

今天的室内团体游戏进行得很顺利，我们玩的是数字游戏（在每天的课表中安排一段时间，班上有 $\frac{2}{3}$ 的同学分别去参加艺术班或技能班，其他人则留下来和我进行“室内时间”。这是比尔·夫所创立的特别团体。我们聚集在教室之外的一间小屋里，玩各种智慧游戏、猜谜，举行讨论会，但进行的方式很轻松，尽量避免严肃。我们偶尔也玩“二十个问题”的游

戏——由老师想一个数字，学生可以提出问题来找出这个数字，但老师只能回答“是”或“不是”）。罗拉在今天的游戏里是最不会发问的。有几次轮到她选择数字，当我将数字缩小到只剩下三四个数字可猜时，她每次都猜对了数字。这种情形使她觉得自己是今天猜答案的当然代表。有一次，她抢先猜一个可能还有 12 个数字的“个数”，很显然，这是一个相当差劲的猜法。别人在她猜完后也开始跟着猜，结果浪费了 4 次才猜到答案。后来，善于察言观色的玛莉想到了一个妙计：从头开始猜。这使得她同组的同学纷纷放弃原先采用的数字逼近法，而跟随她的方法。

虽然他们不能在一次循环中将不可能的数字排除而找到答案，但是我仍然认为他们的表现值得嘉许。因为，在他们确知正确的数字是介于 250 到 300 时，他们会以“是介于 250 到 260 之间吗”的问题缩小猜数范围。

南希也玩得很好，不过，她似乎不太能适应过度紧张的游戏。每次当游戏进行到最紧张的时刻，她的脑子就呈现一片空白。但是她不像妮妮或马莎，一碰到问题就不知所措、难以适从或胡乱猜测。只要她能抑制紧张、保持静默，我深信她可以玩得很好。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八日

“潜能”是高深莫测、玄奥神秘的东西。我们都听说过，大多数人会具有终其一生都难以发挥净尽的潜在能力，这种说法是有可能的。为什么潜能不能被发挥出来呢？为什么大多数人在发掘出自己 10% 的潜能后，便无法更进一步发挥了呢？为什么有些人能设法发挥 20% 至 30%，甚至更多的潜能呢？

为什么这种能力会被抑制而难以施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能力被压

抑呢？

我过去在科罗拉多落基山学校（Colorado Rocky Mountain School）的4年中，一直致力于钻研这个问题。一开始，我便发觉某些人天生材资优异，超乎常人，这是我们无法改变的事实，也是大多数心理学家所遵循的方向。如果你和学生的接触仅局限于教室和心理测验室里，这种说法就很容易让你信服。但是，如果你有机会观察学生在教室、宿舍和日常生活中的活动以及在娱乐、运动与劳动时的表现，你将会获得一个结论：某人在某种情况下显得特别聪敏智慧。这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某人在某些时候会比较机智伶俐、善于观察分析、幻想力丰富，但是一回到教室，却又变得傻里傻气呢？

我们班上最坏的学生（也是我碰到过的最坏的学生），他在教室外表现得既成熟又聪明，简直像学校里受欢迎的模范生。究竟这是怎么回事？曾经有不少老师向这个学生的父母抱怨他的脑筋有问题——这是我们对疑虑不解的问题最常下的结论。为什么我们无法将他的聪明才智和学校联想在一起呢？

去年我教了几个功课很差劲的学生。我让不少学生重修，其中大部分是法语和代数科目。可是天知道，我实在是想让他们过关啊！每次考试之前，我总是恶补式地帮他们反复练习。如果他们考不及格，我就更卖力地帮他们复习，补考题目也出得比前一次简单，但是他们仍然考不及格。

后来，我知道了应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我将上课的内容调整得更富乐趣，使教室成为生动、活泼的地方。为此，我曾耗费一些时间调整上课的内容，现在这些成绩不好的学生已经以上我的课为乐了。我克服了学生畏惧说出疑虑的心理，并耐心地为他们讲解，直到他们明白为止，同时，我也向他们施加了适当的压力。这就是我在这段时间内所做的事。结果呢？坏学生仍是坏学生，甚至变得更坏。同时我发现，假如他们在上学期的成

绩毫无起色，那么，下学期也将是一塌糊涂。我想以下的叙述就是解决这个问题最佳答案：避免让孩子一开始就沦为习惯性的失败者。

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十四日

观摩比尔·夫上课的心得

今天上课时，有三四个学生因为解不出第二道数学题而来问你，事实上，你对着黑板讲解题目时，他们个个心有旁骛。我始终观察着乔治，我发现他一直在做自己的事——用铅笔在课桌上画一个圈，然后在里面钻洞。后来被你发现了，他矢口否认，但是当我指出他所挖的洞时，他哑口无言了。格兰显得心不在焉，若有所思；南希更是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做白日梦，幸好她被叫起来回答问题时，神智能够及时清醒；唐恩只有一半的时间在听课；罗拉的情形也差不多；马莎则用手比画成各种动物形状自娱，并且让手形动物在桌上乱爬。

观察了这群小孩子上课的情形之后，我发现他们无法将注意力集中在主题上，甚至没发觉自己的心猿意马。如果我叫醒一个正在做白日梦的学生，相信他一定会受到惊吓，并不是因为我已注意到他不专心听课，而是他惊于自己悠然入梦却一点儿也不自觉。

除非尝试像“悬梁刺股”的痛苦，否则在我真正想睡觉时，我无法让自己一直保持清醒。记得当我还是学生时，只要一听到老师的声音，我就会打瞌睡。但是我的心里好像有一个“守卫者”在对我呐喊着：“嗨！小子，醒醒吧！”这时我会稍稍有些警觉。然而瞌睡虫似乎不太容易被赶跑，虽然守卫者仍然继续坚守岗位，不断提醒我，但声音却变得愈来愈微弱，直到对我完全失去了作用。这时另一个优美的催眠声继而响起，而守卫者却对着我